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唐代诗学

杨启高 著

诗至唐始波澜壮阔，翻湘倒浪，高放光焰于万丈，汇成诗海之华灯。诚以唐诗品位，原与楚骚汉赋宋词元曲等，各为一代之魁。纵后起明清诸明之风人，雄轨联镳，畅游诗衢，特分较其丽绝，宁有超越唐人者哉！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唐代诗学

杨启高 著

岳麓书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唐代诗学/杨启高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1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565-1

I . ①唐… II . ①杨… III . ①唐诗—文学研究 IV 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4153 号

---

**唐代诗学**

作 者：杨启高

责任编辑：邓 翱 靳龙龙

封面设计：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：0731—88885616（邮购）

邮编：410006

网址：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640×960 1/16

印张：16.5

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565-1/G·950

定价：23.00 元

承印：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：0731-88884129

# 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論詩者，其書尤汗漫  
難讀。居高之作，艱苦取  
解，殊有條貫，庶不同於  
拾祿之詩話耳。

光緒



居高治文，每患明其深  
別，此所住唐代詩學也。  
有唐三百年，詩人數千，  
大者如李杜韓白之儕，使  
人於其身味之不能盡。宋以來

唐代詩學極盛作者  
如林。能剖析其條理，  
辨其體格，學子唐詩  
者可以得其門而入  
矣。

謝无量題

唐人詩歌上承漢魏下開宋元詩體史工一重要時期必歲同古後祁  
叔頤何護實鄭子尹莫不愧宗宋祖唐宋風而聖迄於今日不少衰  
其槩在空洞無實益趨害硬處極庸用之善學宋詩三通此宋賢多  
泛唐人變化而出欲學宋詩當自讀饋唐賢始歷高牛編持李  
唐一代詩歌為之漸其源深究其流变復卒篇為高禪初盛中晚  
之說就其時代之代表者詮次得失可謂得其反覆著矣嘗舉世  
競尚宋詩之時序偏苟之海內唐詩真面目不難復見蓋僅有學  
詩者二三助考廬間一函用識數枝於簡端

戴澤汪辟疆

# 自 叙

中华民族，创制文章，原始之镂绘，渺邈难稽矣。然有先士之盛藻，可以作风范。绚绎乎典籍，决肇自《诗》《书》，剖晰种类，可划文笔。《诗》为文祖，《书》乃笔先。盖笔贵叙事析理，以智慧为主。虽极重沉思翰藻，然不拘声律章句。其滋蔓所致，约有四体：纪传与论著齐飞，辞令和笔札并舞。此乃文阵偏师，而非词坛主帅。若夫文者，以缘情华丽为重，凡情灵摇荡于心中，则歌诵飞腾乎天外，极重声律辞采章句之神奇变妙。诗之为体，匪惟居文苑先班，实亦列艺林首座。盖文章恒与音乐舞蹈同奔腾，复偕书画戏剧共驰骋，即雕塑营造之流，亦咸为其眷属。而诗与诸艺之关联最密切，颇有笼照群英之势。惟周诗虽肇文源，演变繁赜，归纳派衍，系有横竖。其横江斜渡，则骚赋错以骈俪，词曲杂以制艺，乃至说部弹词之伦，谐隐杂文之俦。举凡文章主体，罔不因缘情感，洞穴诗歌，腾声耀采，密傅篇章，其悬河飞流，则由汉魏六朝乐歌诵诗之振荡。至唐始波澜壮阔，翻潮倒浪，高放光焰于万丈，汇成诗海之华灯。诚以唐诗品位，原与楚骚汉赋宋词元曲等，各为一代之胜。纵后起明清诸朝之风人，继轨联镳，畅游诗衢，特分较其骋绩，

宁有超越唐人者哉！

然则唐诗何以成此盛况，殆富四大特征：

夫诗艺发达，虽流转无涯，顾欲以学之规律，探唐诗真象，则可区静动两态。从静态浏览，首为理论圆通。诗乃性情所致，而歌咏飞沉之乐章，其情溥辞简者，可以被诸管弦，盖与乐歌词曲同一范畴，是为正体。若意专而调繁者，则仅能讽诵，号称变体。白居易论诗功用，有为己为他之别。为己者独善其身，为他者兼济天下。此说上下洽通，古今兼照，推广其意，可囊括世间诸般文艺。诚以恒人之为己者，偏重发展个性，以抒写己身苦闷而求乐。犹宗教家避世间生活之烦恼，别创出世境界之快乐。此派为诗，有其独得。描摹山水之警采，藻绘闺情之绝艳，营构仙都之清幽，雕镂佛地之庄严。只求其心安宁，不恤世人毁誉。壮志凌云，屏权威于腕底；歌声裂石，拒势力于腮边。孤怀高洁，固其长也。然而不受贤者讽喻，恒殉一曲私蔽，末始非其所短耶。至于为人者，偏重发展共性，亦重转悲境为乐园。惟是一言之吐，恒以为公。有如《典论》所谓，文章乃经国大业，用则施于天下，舍则传诸其徒。此派为诗，高具卓识。讴吟民间以疾苦，讽诵国家以兴衰，隆重典礼以雅歌，鼓舞军旅以壮词。岂重成忠孝以厚人伦，抑骛美教化而移风俗，系念群生，此其所长也。特恒人多以凑绩奉公之名，博权贵华利之实。风会所趋，贤者难免，得非其所短乎。考居易为人潇洒，立言持平，说诗证验，界划照然。为己者则举闲适诗，为他者则标讽谕和时事诗。此盖提挈纲维，指陈枢要，弥纶众制，圆通壹理。故白氏得世称民间文艺鼻祖者，匪仅其篇什杰出中唐，而诗论之圆通，尤为笼罩条贯，此其特征一也。

至于其次，则为体例鸿博。粗观面貌，则诗至唐有古律杂三体区分。较诸永明以前，诗无定律，体虽尊而只有古者为鸿博，惟古体至盛唐李白始集大成。齐言龙翔，杂语凤舞，盖已聚集周楚汉魏六朝之灵珠。至于律体，则是杜甫开其康庄。虽自初唐沈宋之讴歌，已声调铿

锵，辞藻俪对。然而正体律诗之狮吼，杜甫崛起，始声振盛唐。他若绝句鹤鸣，排律马嘶，亦肇后世无量法门。此外杂体之芳飞，则以中唐韩孟元白前后为多。联句藻耀，谐谑腾骧，纵非歌场蕙兰，亦属诗苑奇葩。惟细察精髓，则诗与别种文体相同，宜综其灵魂和形态，别为雄壮及婉丽二体。况且一人作品，缘境迁年变与情志通塞，亦可兼精各体。非能为豪放者，遂难作优秀也。独以人之赋性有刚柔，而生平歌咏，大都与其性情相仿佛。旷览唐人杰构，举凡沉博绝丽之篇什，可以为其纲要者。则雄壮之体，细为部区，约有四品：一曰雄浑瑰伟。如陈子昂张说苏颋等，源于嵇康阮籍辈诗风。以权奇磊落之怀，纳诸铿锵铿锵之调是也。二曰豪宕恣肆。李白李颀等，宗《九歌》《大风》《垓下》诸诗，意趣豪放，辞采飞扬之流是也。三曰典雅奥衍。立意渊深，措辞诡曲，韩愈刘叉等，宗雅颂辞赋饶歌之作是也。四曰清苍幽峭。意必清爽，语必推敲，贾岛姚合之伦是也。至于婉丽者，亦约有四品：一曰缘情绮丽。此乃祖述国风乐府之写山水宫闱等诗，情灵摇荡，辞采纷披。初唐四杰与晚唐温李等，多擅胜场。二曰沉郁顿挫。情感悲闷，声调宛转，杜甫岑参之流，多精此品。三曰沉挚俊秀。白居易郑嵎等为诗，情务真诚，辞贵朗畅，足称杰出。四曰真朴淡远。斯原出于《小雅》，语重冲淡，意求雅驯。张籍歌咏，独首擅其美。统兹二体，辉映当时。途辙虽异，枢辖实同。皆能成品，罔有轩轾。是唐诗体例之鸿博，可谓洋洋大观。此其特征二也。

若从动态烛照，则先为转变显豁。唐诗转变，较别代为显豁。举其网维，有华丽朴茂之大廓。华丽者，情志浓酣，辞藻缛丽。此盖缘于太康派诗风。初唐之太宗四杰及沈宋等，追陆张之绮情，慕徐庾之华藻，瞻仰宫庭繁盛，窥测闺房艳情，固已擅绮縠纷披之能事。即徜徉山巅，赏玩水涯，亦镂心刻肾，更极情灵跌荡之隐秘。斯等开国若发之流风，在盛中唐间，虽时见于染翰操觚之大家，如杜甫元稹等集中。然而诸公之得领诗苑坛坫，则别有其佳杰。暨夫晚唐，词华派与格律派，双峰齐

出，并辔联骑。则又睹国势之衰微，沉潜于温柔乡和游仙窟。回环吟咏，鼓吹骚坛。声必勰以宫商，辞必饰以整散。情殊悲愉之极致，意别隐显之幽怀。虽一字之奇，一韵之巧，亦必若雕虫绣帨，骛使文藻纷飞。此岂人皆乐于穷幽洞微，以成斯风范哉。诚以文章之称，缘于采绘。欲求以文被质，不得不重情炜烨而辞绮丽也。朴茂者，涵理鸿深，辞采暗淡，此则缘于正派诗风，以嵇康阮籍为宗。盛唐富甲邻邦，威振朔南，文化积业，复总萃亚洲大成。开元天宝之间，诗人群起，睹此璀璨盛境，恒以雄浑之气，傅诸壮丽之辞，金声玉振，可以冠冕三唐者也。盖自初唐陈子昂崛起巴蜀，力矫齐梁以来诗章，有缘情而失之绮靡者，遂振臂奋呼，以正始派风骨为宗。治深理入浓情之中，凝宫声于壮辞之上。既扫当时繁杂凄调，复肇后来豪迈雄风。是以盛唐隆开，元音大展。明皇有治世之鸿猷，则勉勗百官以爱民深旨。燕许秉辅国之浩气，故寓忠悃于悲思。他若李白游仙之篇章，以长句为高唱。杜甫感时之兴赋，借排律擅胜场。是为古律转关之枢纽，号称盛唐大家。若夫中唐之时，乃国家盛衰绾毂。名家诗人之离合悲欢，如元稹刘禹锡等，皆达情场抑扬之极端。至于韩白二公，则同涵咏圣涯。然以赋性各殊，分道列旌。韩之胸中不平，时见议论纵横。白则浩气超尘，恒以讽喻群伦，亦称大家，与李杜后先蜚声，各放异彩。通观盛中唐之诗篇，大都文足以称其质，彬彬然为唐诗之英华。此其特征三也。

他若最后流观，则为艺术精深。为文之术，恒与时而俱进。唐人制诗，多能深通此中奥窍。虽其内蕴纷纭，外形蕃变，然而挈提纲领，则为精于命意与修辞。命意之大端，根柢盘深，枝叶扶疏，统有三千。涵蓄情感一也。诗之为艺，固贵情感热烈，借以振聋聩而起顽懦。顾若刘季大风之歌，项籍垓下之咏，倾筐倒箧，宣畅郁积。虽豪迈恣肆，横绝今古，然而一二传作，难以谓之诗人。若非功绩盖世者，为此类壮语，则难免于浮夸，而来露才扬己之诮。惟唐代诗人杰出，涵情幽邃，虽感于物而高歌，亦隐复意以立言。若杜甫《北征》《秋兴》之伦，其情感

不得谓非热烈矣，然以雄浑悲壮出之。此乃诗人敦厚之情，善通立言足意之术。镕铸智慧二也。作诗命意，自以情为根荄。然而情缘智浓，智缘情深。欲求诗意之富，当先重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。惟是命意之患，恒有繁杂与枯竭齐陈。太康派诗风之流波，则每至于繁杂。正始派诗风之别传，复时见枯竭，除祛此弊，当镕铸智慧于情灵之中。若李翰林之《古风》五十首，杜工部之《咏怀》，韩文公之《南山》，白太傅之《长恨歌》等，虽鸿篇巨制，情见乎辞，然而沉博之智，亦深熔于意。陶养神思三也。此乃命意与修辞之关键。欲求内心与外境相连结，首重神与物游，使思周气足。若杜甫之性耽佳句，李贺之呕出心肝，自多销铄精胆，蹙迫和气，盖与相如含笔腐毫，扬雄辍翰惊梦，同为自困之极。然此乃情志壅塞之时，故有沉于滞思之境。特以杜工部律体之冠绝古今，李太常歌诗之超越恒人，未尝非其乐于穷幽揽胜之功，得诸风云江山之助。诚以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欲求神思之骏利，自贵登山观海以陶养其天机。若夫修辞之梗概，亦繁复而纷纭。惟整派依源，则有三流：其一为调协声律。唐人以律诗为殊胜，自多声调铿锵，抑扬抗坠，皆中节律。而作古诗者，亦恒使音声之迭代，若五色之相宣。此缘陆机张华沈约等，成立声律论后，在诗艺上已别辟幽径，绵延至唐，遂大展康衢。其二为精练辞藻。在初唐四杰与晚唐词华派之讴歌，固多错金镂采，若芙蕖之出锦波。即盛唐燕许李杜之吟咏，亦富比青丽白，似卿云之增绣辉。至若吟成一字，拈断数髭，二句三年，一吟流泪。则重精练辞藻之证，概可见矣。其三为安章章句。斯乃总命意修辞之终结，原以使内情脉注，外文绮交者也。盖集字所以成句，惟句必须成辞。既须寓声律于其中，复须纬藻采于其上。集句所以成章，一章不能尽其意，则联数章以畅其情。所谓句司数字，待相接以为用。章总一义，须意穷而成体。唐人安章宅句之术，堪称深湛。小则绝诗，以四句开新境。大则排律，借百韵占胜场。他若《连昌宫词》《秦妇吟》等歌行，则又情富比叙，辞切关联。贞百虑于一致，驱万途于同归。此

其特征四也。

综览唐诗之殊胜，既富此伟大特征，讵只在诗歌史上，有其巍居雅座。即若外人称中华为文章之国，亦恒颂唐诗集其精英。虽经宋后清前之继轨，尚未分逸其隆绩。然而辗转传迄现代，百学竞爽，群艺纷飞。宏扬诗歌之声，更振奔云而撼涌涛。明彻创造有摹拟与通变之历程者，亦多上溯周楚汉魏六朝之源，下穷宋元明清之流，中以唐代为汇归。大有群山万壑，皆赴荆门之势。泛览近四十年诗苑总萃，专集丛出，散篇纷陈。若王闿运之宗李頔歌行，以写仿山水。易实甫樊增祥之崇温李律体，以刻饰艳情。即黄旛道流，亦有尚李白歌诗，以状仙风清爽，世称为己而歌之个人诗派。益以杜工部白太傅热情雄辞，恒影响康有为吴芳吉等爱国诗章。至若重围突出，若干右任与胡汉民皆奔走国事，当世所推为豪杰巨子，一则富老杜雄浑悲壮之风骨，一则广韩公雄奇瑰伟之情辞。汪兆铭亦恒以壮行织丽语，出入于唐人篇章。乃至释曼殊以日人来中国，精通华语，复效李义山之哀感顽艳，以绮情壮国魂。犹白居易以胡人华化，善状诗人与佛家融合之悲情，而寄其才气奔溢之丹诚于篇章。世称为他而咏之民族诗派。皆能变通唐人情辞，而自成其诗。其他师法初盛中晚唐之诗人，亦文藻条流。尊崇唐诗之风气，可谓云蒸霞蔚矣。即有同光以来，追慕宋诗之隐情深辞者，亦觉其晦塞繁缛，渐趋唐人声响情烈之风。此盖时代转变之使然，岂以诗歌为游戏之艺术论者，所能深窥其由来哉。暨夫霹雳骤轰，国难猛降，河山破碎，群情苦闷。昆仑东海之间，皆扼腕裂眥而不可忍。灵慧诗人之感触，更较恒辈为深隐。于是郁积待畅，顿转诗风。悲哀沉潜者，低首曼吟，俨步宋大夫之好色，陶靖节之饮酒，阮步兵之玩世，谢康乐之登山。岂真借红闺苍岭以盘桓耶？盖亦大丈夫不得已之所为。故寄情摛藻，借题发挥。持此以较初唐，正若四杰与陈子昂等，有时怀才不遇，悲知音之难。有时颓唐抑郁，恨振奋之艰。乃被迫而雕绘物色，发为诗歌。虽隐以慨己身之不安宁，亦深感国事之鞅掌也。悲愤飞扬者，引吭高歌。则若慕菩萨视众

## 自 叙

生将堕三途而不得不悲，视罗刹之必赤人族而不得不愤。既悲且愤，不得不奔走呼号。盖显虑民族之长销沉，遂慷慨陈情，报国诗章，喷海潮天。此固不拘于按辔廊庙与环雒佛苑者。举斯风以例初唐，复若沈宋张曲江等，欣逢扬眉凑骋之因缘成熟，自得并飞雄辞，关怀民瘼。然而湖海黉序间，亦不乏系念群伦之俊才。大凡富有若烈焰红日之丹心者，未有不思继声制氏，使此锥心穿骨之奇耻，深入全民族之心灵，鼓此激昂之盛气，虽转五浊恶世于极乐国而无难，岂特诗艺能超迈唐人哉。夫以中华民族文章之演进，宛若逝水流波，无论文笔，有其恒轨。非萌发于国家衰溺之时，即茂长于天下隆盛之会。今当开国良辰，杰出骚人之连情发藻。蔚起诗歌腾声，固若初唐肇创鸿基之时。崛起墨客之寓目写心，焕发乐章耀采。然而忽遭陆沈，仓皇风鹤，激动群情之剧烈，又岂初唐可比拟哉。

苟天不为我国难之艰巨，而夺我灵颖诗人之俊才。长能以拔山超海之威力，大往大来，随春雷以洪鸣。则张袖而舞，顽懦欲来。抚弦而歌，聋聩出听。振华夏之夙威，集黄胄之今力。挽回狂澜，扭转溜马。大起骚坛，飞诗声于四海。高悬旗帜，壮国魂于五洲。永歌隆平，长享大同。则余撰是书之微情，宁无可寄也哉。

中华民国廿又四年春节日

南川杨启高自叙于南京

# 目 录

## 题 辞

胡筱石先生

谢无量先生

汪辟疆先生

自 叙 ..... 1

壹 纲领 ..... 1

唐诗背影 ..... 1

    总叙—郡县时代—疆域广大—民族复杂

    经济背影—商业资本

    政治背影—盛治—祸乱

    文化背影—文字—宗教—风俗—法律—哲学—科学—佛学—艺术

唐诗渊源 ..... 6

    总叙—诗经—乐府—楚辞—汉赋

    正始派—嵇康—阮籍

    太康派—陆机—张华

唐诗流派 ..... 7

    总叙—初期—摇荡绮情饰句绘声—二期—崇雅黜浮气益雄浑—三期